

本报综合消息 盘点近期热门网络电视综艺节目,会发现热度榜前几名正呈现口碑的两极分化。一边是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和《这!就是街舞》第三季的圆满收官;另一边则是《演员请就位》第二季、《心动的信号》第三季以及《中国新说唱2020》的争议在网络频频刷屏。

匆忙录制上线,评分一路走低跌至4.5分的《中国新说唱2020》,诠释着对小众音乐暴力开发的“再而衰、三而竭”,全凭话题营销强撑。《心动的信号》第三季某素人嘉宾还来不及出场,就被曝出私德有亏,尽管制作方宣布剪光其相应出场片段,但掩盖不了节目本身空洞疲软的剧本走向。至于开播不过两集的《演员请就位》第二季,虽成功凭借“评委吵架”“选手不屑”登顶微博热搜。然而,这种打着比拼演技旗号,走回真人秀炮制冲突,玩弄规则的做法,显然触怒了受众,成就流量同时,也让节目口碑一落千丈。

对于综艺人来说,在经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见字如面》等文化综艺“复兴”、经历《乐队的夏天》《这!就是街舞》等小众文化赢得更广泛大众认可的成功之后,是走回《花儿与少年》《演员的诞生》等真人秀炮制冲突、甚至是恶意剪辑的老路,还是突出重围,用创意和高水准制作杀出一条差异化竞争的血路?这既取决于制作人与平台方对待观众的诚意与匠心,更取决于驾驭节目实现价值引领的能力与水平——别让炮制冲突话题,成为综艺的“标配”。

《演员请就位》《心动的信号》《中国新说唱2020》等热门综艺赢了话题输了口碑——

## 炮制冲突话题,不该成为综艺的“标配”



综艺破圈怪现象:难道只有“黑料”“开撕”才能上热搜?

“郭敬明和李诚儒的battle(争论)”“黄奕被郭敬明点评时的表情”“尔冬升吃瓜”“大鹏的主持站队”……这不是什么娱乐圈“口水战”,而是号称“向行业输送优质、有潜力的优秀演员”的演技类综艺《演员请就位》第二季贡献的微博热搜话题。

节目里,导演席嘉宾郭敬明将一张代表演技最高评级的“S卡”,给了现场嘉宾公认表现稚嫩的偶像演员,这一举动遭到嘉宾李诚儒的反对,认为郭敬明的随性而为是对其他认真演戏、拥有实力选手的不公平。眼见争论升级,节目组不忘给导演席嘉宾尔冬升一个镜头,“吃瓜”看热闹的情形呼之欲出。而另一边主持人大鹏没有平息或正向引导的意思,反而跳脱主持人身份说出“我站郭敬明”。此外,节目中郭敬明对黄奕被公认较出色的表演片段提出质疑之时,节目组又刻意将特写镜头对准黄奕,捕捉不服气的表情。

这一系列操作下来,节目的热度有了——郭敬明的出位举动成功挑起观众不满,三个话题阅读数均破亿次,其中“郭敬明和李诚儒的battle”阅读数更是高达8.3亿次,引发过10万讨论,诟病郭敬明在争论中的表现为“诡辩”,对于流量的

无理由青睐破坏了影视行业生态。要知道,节目播出首期,网友还在为导演尔冬升对于流量明星“连五官都还没搞清楚怎样用技巧控制”“靠样子是没用的”的辛辣点评而叫好。围绕嘉宾“开撕”的内容很快让节目口碑急转直下。同样的还有《心动的信号》第三季,原本捕捉普通人恋爱萌生过程的模式在众相亲节目中清新脱俗,然而连续三季沉迷打造“白富美”“高富帅”爱情故事,难掩其一再重复剧本的空洞与乏味,反而嘉宾接连被曝出的“黑料”,戳破了节目精英人设的泡沫。

如此综艺破圈,观众见怪不怪。原本主打治愈与浪漫的《花儿与少年》,依靠剪辑呈现一出女明星“宫心计”,被网友讽为“花学”。到了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,平台又“故技重施”,原本是女性间的惺惺相惜演变成台上台下的暗流涌动。成就每集一“爆点”的代价是,几乎每位女嘉宾都遭遇网友“心机”“戏精”的批评。更不必说,打着推广说唱音乐的《中国新说唱》前身《中国有嘻哈》,刻意放大了音乐中暴戾的一面,让小众音乐在大众心中种下恶的印象。如此种种,让人不禁发问,什么时候起,曝“黑料”、炮制“开撕”场面成了综艺的“标配”?

当“烂片营销”黯然退场,“开撕综艺”还能够走多远?

曾几何时,大银幕“烂片营销”风光过几年。抓住观众“越是烂片越是好奇”的心理,《富春山居图》《小时代》确实拿下过数亿元票房。然而当观众成长、审美提升之后,如法炮制的《摆渡人》《爵迹》,在《流浪地球》《红海行动》等硬核佳片面前黯然退场,让电影人抛开对流量明星与话题营销的执念,正视品质与口碑的力量。

梳理综艺发展轨迹,也是一样。从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高开低走,到如今《演员请就位》引发争议,原本试图打破流量崇拜、年龄性别偏见,吊起观众期待值的综艺,缘何最终走向了大众期待的反面?究其原因,是打着纠偏影视圈娱乐圈痛点的旗号,行真人秀夸张炒作、制造流量偶像与实力艺人对立之实。这种综艺套路,无论是对于参与其中的选手,还是观众,都缺乏诚意和尊重。

回头看,这些综艺一定要靠与核心内容无关的勾心斗角才能赢得关注吗?《演员请就位》作为演技类综艺,最大亮点是提供了更具观赏价值的影视化场景。演员不必在舞台用“小品”形式重现经典影视片段,而是需要拍摄、服化配合完成一段具有电影感的成片。经由这个模式,不管是知名演员黄奕还是期待从网红身份转型的辣目

洋子,都在节目中贡献了有别于原作、极具个人特色的细腻表演。遗憾的是,在一众网友“声讨”郭敬明是否具备点评资格、以诡辩模糊规则公平性的浪潮之中,这些闪光点被节目恶俗营销所亲手淹没,遑论对于表演艺术的深入探讨,向影视圈输送潜力人才。

竞技类真人秀一定要靠制造冲突的“剪刀手”和恶俗话题营销生存吗?刚刚收官的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的“无心插柳”或许能给予综艺人一些参考。在这档综艺里看不到摇滚乐过去给人的“愤怒”“偏激”的刻板印象或者混不吝的同行相轻;有的反而是操持不同风格、不同年龄段乐手的惺惺相惜。在激烈的淘汰赛制之中,率性真诚的民谣乐队“五条人”反而以松弛的表演方式和音乐态度赢得观众缘。无需节目制造话题,他们轻松成为社交平台的话题焦点。而另一边,《这!就是街舞》对街舞的兼具观赏与专业的舞台呈现,让网友自发将优秀选手和作品“赞”上热搜。

说到底,借力小众文化、纠偏影视行业痛点,本可以打出一手漂亮综艺牌,但若在制作和营销上,仍以恶意炮制冲突话题来维持热度,那么“开撕综艺”必将迎来和“烂片营销”一样的退场命运。



## 贾樟柯:选择在它强壮时离开

2700年历史的平遥古城举办,以展映非西方(中国、亚洲、东欧、拉丁美洲、非洲)影片为主,旨在增强中国电影与非西方、发展中国家电影从业者的联系和合作,形成非西方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对话;同时,影展以表扬过往的电影成就及推广青年导演新创作品为目标,着力推动电影文化,助推青年导演成长,致力于为中国观众提供欣赏全球优秀电影作品的机会,推动本地艺术文化的发展。

今年,平遥国际电影展未受疫情影响正常举办,表明了中国电影人的坚守,但是,本届影展留给贾樟柯导演的

记忆,恐怕会更加深刻,他将离开亲自创办和一路呵护的平遥国际电影展。他说:“今年的意义对我们团队来说很特别,跟疫情也没什么太大关系。今年的意义,因为我们这是第四届。一路走过来,可能今年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最后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。我们没有花政府一分钱,全部是社会的资本,我们已经把这个品牌打造好了。”

这段“官宣”事发突然,此前没有任何征兆。贾樟柯也没有透露太多原因,只是表示:“我记得去年张艺谋导演在开幕式上勉励平遥国际电

影展要办下去,要办一个有影响力的影展。电影展是一代一代人要往下办的,它不是一个人。这个机制也不应该是离开一个人就不能再办了,所以我觉得我们早离开,早培养新的团队,让新的团队接手,让平遥国际电影展摆脱贾樟柯的阴影,让它获得独立的生命力,这是非常急需的。因此,我们选择在它强壮的时候离开。”

贾樟柯希望有更年轻一代的策展人、影展的组织者能够接棒,接过平遥国际电影展,让第五届第六届办得更好。

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,“平遥国际电影展”的创始人贾樟柯宣布自明年开始将退出平遥国际电影展,把举办权和相关设施一起移交给平遥政府,希望政府能找到好的团队继续承办。“平遥国际电影展”每年于拥有